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

大众文艺出版社

石评书

CHINA MODERN
NOVEL CLASSICS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

CHINA MODERN
NOVEL CLASSICS

人性

大象文苑出版社



到 G 村去是无望了！

她守望着由屋顶的一方玻璃小窗眼所透进来的天空渐渐灰白着。

盼望着他们，但自朝至午任等都没有他们的足音！下午的时候了，外面好像响了几下枪声，她惊疑着，没有一会屋里的老妈妈颤巍巍地走回家来！

——是什么灾祸呀！天王爷！……先生们通通给抓去了，经官兵们……！——她慌张得枯瘦的老脸孔好像缩小了许多。

——怎么呀！你，你说的是这些先生们……——她急得来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下意识地指头咬住了！

——这些来这里坐谈的先生呀，还有许多，许多！官兵们到各个学校、工会，……还有人家里都搜掠透了！他们乱抓了人，又放了枪呢！东西好的都给他们抢尽了！唉，真不晓得是怎么来头的灾祸呀！……我在女学堂里替姑娘们洗衣服的，但不好了！官兵们一哄的冲了进来，不问情由，把姑娘们有的连衣服都脱光了！……唉，可怕呀，天王爷！这是闹什么乱子呢？她们赤条条地给抓去许多个呀！真是……——老妈妈的老泪扑簌地滴下来。

——完了，我勇敢的同志呀！……都给抓去了吗？……

还没有关上的独扇门闪进来一个穿着肮脏布服，戴着宽大的破帽子，胸前还系着一方厨夫似的白布围裙的男人！他那儿根不能掩饰的嫩白手指按在推开来的门扉上，使小苹跳起来了！

——是你么？萍君？……

——完了呀！小苹，……但幸而我们总算碰在一起了！……——他张开两臂来把她揽住了？



——可是我们怎能悄悄地躲起来呢？……我们是不会退缩的！——她推开了他。

——完了，完了！工会都给他们早已占夺去了，同志被悄悄地抓去了！是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变呀！天没亮的时候我得来这些消息，只好躲进姊夫家里去！……然而我挂念着你，死我们也要死在一道！赶这混乱的时机我逃出来了！……我们自然不会退缩，但现在是一线的出路，一丝的力量都没有了！……姊夫说 G 村自昨天晚上给统治者军队包围了，农民武装起来抗拒反动的军队，但混战到上午的结果是失败了，实力上万万抵抗不住了！你哥哥不必说了，你母亲和多数的村民们都给立地枪决了去，乌祠堂和一些瓦屋是给烧毁了，家畜钱物是给洗劫了，G 村现在只有逃难的一群灾民和一片烽火还没有熄灭的瓦砾！……——他一气呵成地滔滔说着！

——呃！……——整个的世界在她脑里翻腾过来！在眼前，黑沉沉的一片里闪着一堆堆鲜血淋漓的尸体，闪着哥哥们的脸孔……又渐渐地这一切都飘浮而去，黑沉沉的一片吞没了一切！

(八)

——唉，这是什么一个地方呢？怎么老像是在夜里呢？……

渐渐感到自己是躺着的样子，全身都松懈了般连动弹一下的念头都没有起过！她昏昏沉沉地尽浸溺在恍惚可疑的境界里！

——唉，我失去了工作吗？为什么老在夜里躺着呢？……——深灰色的浓雾中老是浮现着一个模糊的影子，这



是谁呢？她真想和他讲话，但喉头好像给什么闷塞住了，自己整个的存在就如一团没有意识的棉絮！

——小苹呀，醒醒罢！……小苹呀！……

渐渐地她感到一阵阵低微的声音老像在喊着自己！这声音好像就从那模糊的影子中发出来！

这声音真温柔极了，乐音似地尽在茫茫然的脑际回旋！

——唉！……是妈妈吗？是哥哥吗？……这声音，这影子！……

——然而，都不像呵！……哥哥和妈妈呢……他们，他们不都是没有了吗？……

一阵漆黑无边无际的压下来，鲜血在里面飞溅！……漆黑渐渐散开了，深灰色的浓雾里又漾着轻柔的声音。

——呃！是你么……？辛同志！……——模糊的影子忽然很清晰地在脑上映现！

——是他，是他呵！……——她想喊出来，但喉里只透出一丝短促的气息。

——呀！你醒过来罢！……小苹呀！……

这轻柔的声音现在更可以清楚地听到了。她记起来过去的断续的一些残痕，但这些又给那浓雾弄得模糊着了！

为着这病，他和她才能够安全地从紧张着危险的T城逃走出来。

那是黑暗暴风雨后的第二天晚上，他穿了女人的衣服，她却紧紧地被裹在被窝里，抬进泊在草屋后面的小河上的船舱里，老妈妈护送着，她的儿子给她们摇船，说是重病的亲戚要送回家里，没受检查的小船由城河摇出城外去了！



他带着她投奔到七八十里水程以外的姑母家里。这是一个很静谧的桃源似的农村。这儿自来就没有所谓革命的抗争！丛叠的山丘虽然并不险阻，但却深深地把它三面环绕着，只有一条小小的河流从西方的田野里很曲折地流进来。革命在高潮时所溅起来的浪花没有超越过丛山叠嶂散布在这里，化石般的农民们的脑袋只晓得谨愿地耕他们聊以自给的田地，不晓得别的什么希求；但最大的原因却是外面统治者的铁蹄很少践踏到这里，而这儿又因了是创立不上几百年的新村，农民间很平和的没有什么专横的地主，到外面交纳的租谷也比别的村民们少一些。

姑母的家庭是个目前还能够安和过活的农家。她没有丈夫，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媳妇。小的儿子是个活泼的，憧憬着外面复杂世界的十七岁的孩子；大的却是只晓得劳力的忠朴的农人。他们是勤俭过活的农户。

姑母有一所落成不久的新瓦屋，除自己耕作的外还有几亩租给人家的园地。她能够供给侄儿的生活，她充分的同情他，他的逃亡在她以为就和给奸臣谗害的落难状元般相似。表兄弟们也欢迎他的来临，他们眼中的他是神圣高贵的读书人，政客，他们都劝他静静地躲在家里，等到天下太平了那才到外面升官发财去。

小苹害的是热病，一连几天都躺在昏睡的状况中，这村里当然没有什么医生，村民们的生命除了凭自己的经验调养之外是由他自生自灭的。姑母替他着急得求神问卜，他却整天整晚只有守在她的床前，低唤着她的名字，偎着她滚热的脸孔和按着她跳跃着的脉搏，把脑中记忆着的对于病人应有的调护方法都谨慎地施用着。

过了危险的期间，她清醒了。她晓得自己经过不幸的斗争，现在是逃亡着的，成为只好躺在床上的病人了。



她老在追忆那不幸的斗争，那太使她痛苦了！

——唉，辛同志呀！我要复仇的，我们终要胜利的！……——这样的言词常常在她病弱了的唇中溜出，失了光辉的大眼睛在瘦陷下去的眼眶里突突地显露着！

而他一定着急起来，很温和地安慰她，哄她忘记了过去的一切！

他为她每点钟都按着脉搏，很细心地誊记在记着她的病情的表上，把温柔的口唇贴着她烘热的额角，把一调羹一调羹的开水喂给她喝……！

在他这样温柔的爱抚之下她只好抛去心头的记忆，很驯服地闭上眼睛沉沉地陶醉着梦般的境地。

他曾酷爱文艺，读了许许多多的中外古今说部；而且他很会讲，溜着轻柔的春风似的声音，慢慢地，滔滔不绝地讲着，水银般的滑进她病弱的脑袋，把里面的创伤轻轻地洗净了！

她爱听《三国》、《西游》，而尤其爱听《水浒》！她叫他两次三次的重复讲着，张开口儿，孩子似的憧憬着那趣味浓郁的幻影！

当他每次呻吟着想一想要讲的资料时，她撒娇似地说道：

——一定完了哦！我不相信你的脑里会装上那许多东西的！还是再给我讲着林冲罢，讲着鲁智深罢！……

——哪里会讲完哩？是太多了反而打算不定要先讲那一部好呀！……林冲太滥了，我要讲别的新鲜有趣的呵！

——真的还有了更有趣的么？那便快讲罢！你真比我聪明呀！

——不是比你聪明而是比你有机会多读罢了！你才是聪明不过的女子呢！小苹！……



——就是没有机会啦！小的时候读得太少了，太简单了！以后不晓得还有躺下来静静用功的机会么？——她感慨着了！

——现在不就是机会了吗？等你好了的时候，我们一同来读着心爱的书本子，真是幸福的生活哩！……文艺要有相当的素养才会领略的，以后你就研究着吧！……

——那还是专供你们有产有闲的人们欣赏去罢！我们现在处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呀？……好了的时候，病好了我们不是依旧要找机会干着的么？……——她又兴奋起来了。

于是，他又像哄孩子似的把她的心情哄得慢慢地平静下去。

他还时常对他吟诵了一些诗词，开始他只像唱催眠歌似的哄她睡下，但这渐渐地打动了她，比讲故事更加使她爱好起来了。

她是女孩儿，那历史以来所赋与的柔情虽给要斗争的烈火狂风消灭了去，但现在她是卧在病榻上，是躲在爱人的怀里，她的心情是怎样的脆弱呢？当那隽永动人的诗句，从可爱的他的唇里轻妙地溜出，婉转地漾进脑中去时，宛如一个柔弱不过的姑娘似的，她把头儿静静地倒在他的腕上，帖帖服服地不想动弹，两人的灵魂融合起来，流进那神秘的，美妙的渺茫里了！

——你这样爱好文学的么？爱好诗句和故事的么？……真是可爱极了的小苹呀，在你这样沉醉着的当儿！……——颤动着情焰的他的双唇会紧紧地吻上她褪了色的蔷薇似的脸上！——我曾为你做了许多诗句哩，在碰见你的第一天起！你的眼睛真撩动了人呀！……

——真的么？你为我做了诗句，为我的眼睛么？可爱



的你呀！……为什么你会爱上我这样一个粗陋的女子呢？我不是不懂得诗这东西的么？……

——你才是真懂得诗这东西的姑娘哩！像你这样的女子才是夺去了我的生命的爱人呵！失去了革命，但我现在是获得了你的爱情了，更可宝贵的爱情了！……

——这便是我们两人间的爱情，而它会使你沉醉，使你忘记了一切的狭小的爱情么？我也爱你的，然而我不要失去了革命，我们应该永久和它同在呀，我们不是要胜利的么？

——是的，要胜利，要胜利，为了我的小草的缘故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那你高兴极了！萍君呀！快把你为我做着的诗句念出来罢，念给我听听罢！

温馨的时光偷偷地在病榻上溜去了二十多天！

(九)

缠绵淅沥的梅雨期在病室的窗外溜过去了，晴朗的五月天带来了夏的光与热。村里蒸发着各种各样郁闷的气体，堆积在土埕上或屋后的草囤儿发出来腐湿的气息，和在地上干了犹未被捡去的猪牛的排泄物所散出来的混成一种难闻的臭味！沟渠和深的水洼都张着丑恶的口儿，照着阳光闪了奇妙的光彩，还吐着讨厌的气息。呆然躺在人家檐下的一些农具大都晾晒上一两件破旧的棉袄；有些农妇们披着花格子布的头巾，蹲在太阳底下的土埕上洗刷她屋里发了霉的用具。午间从田里回来的耕牛懒懒地拖着它笨重的身子，身上闪着汗珠。孩子们都换上粗麻制成的上衣，裸了两腿的到处跑着。鸡雏一群群的在地上忙碌找



食，争啄着一些闪光的砂砾或铜片。

然而这光与热也充满盛绿的山谷原野和河岸，叶儿草儿都闪耀着油滑滑的光辉，发散了新鲜的植物的香味。亮得好像透明般的蓝空间也浮泛出几朵温软的白云，这点缀着宛如生满绿野间的红紫、黄白的小野花一样。

人们就呼吸在这样晴朗的初夏风光里。

姑母的新瓦屋临着那曲折的小河，左面长着一片像用剪刀剪齐了的禾穗，田野尽处便是丛杂着浓绿的浅谷和久雨洗过的蔚蓝的山峰。河的两岸铺满了丰缛的绿茵和碎锦似的小野花。澄碧着，宛如几许层无色的玻璃堆叠起来般流着透明的河水。结着小得来针头也似的累累果实的龙眼树林在对岸形成个疏落的果园，和庭前几株红花落尽的木棉树连成一片浓荫，把这道河流越发看成纤小了！

早晨，他挽着她在河岸上慢慢地踱着，病后的四肢娇懒了许多，她不是闲倚着木棉的树干便是坐下在河岸上，河里是两个并肩的影儿。

病后的心情也脆弱了许多，猛烈的狂焰失去了它燃烧起来的热力，她让自己懒懒的偎住萍君的肩膀。

吸着泥土和草木的芬芳气息，在晴朗的晨光中，在久病初痊之后，在温柔的恋情里……她感到一种新生的甜蜜的滋味！这滋味是幸福的，是她，这十七岁的姑娘所没有享用过的。

于是她沉醉着这幸福，细细地玩味着。但不幸是她很容易便会从这之间惊叹似地醒觉过来，袭上伤感般的阴影！

“这小河，真澄碧得可爱呀！……但故乡的却是雄浑浑的朱红色的江流呀……”



“这山峰上那片石头有些像我们那里的呀！……唉！故乡呢？……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重新干起来呢？”……

可是这些阴影也很容易给周围美妙的自然和甜蜜的恋意消灭去的。在这样的生活里，你还能够兴起别的什么念头呢？外面是恐怖的世界，你只好敛起两翼，暂困守在这温馨的梦里罢！

吃过午饭了，闷热像胶住了飞扬着尘土的空间，虽然轻风在四处流动着。蝉声从木棉树上刮耳地噪着，但一些偷懒的村民们却敞开对襟的上衣，躺在树荫下面，吹着悠徐不过的口笛！

在南窗下，静躺着无力的肢体听他哼着一些醉人的诗句，不知不觉便午睡去了！

夏的晚霞渲染得整个的乡村就像画里的天国！在山麓，河岸，林中，……不等到暮霭把一切都笼罩了他俩是不想回家去的。

渐渐地恢复了早日的健康，两人开始了同居的生活了。姑母的家庭就像自己的家庭，她读着叫表弟到T城去运来的萍君的许多书籍，把秃了的笔尖写着许多能够念诵的诗词。他她还喜欢料理家务，跳来跃去地帮姑母切菜烧饭晒谷子；帮嫂嫂喂家畜，抱小孩子。

——你几时变了个伶俐的小主妇呀？我的小辛……——闲躺在屋檐下面，瞧着她忙碌着的萍君常常感了兴趣地笑起来。

而她顶高兴的是帮姑母和表弟栽种园里的菜蔬果实。她爱土地，虽然是个农女，但自来就没一片属她自己的土地让她们自由耕种！过去她们都是替地主劳作的。现在这土地是自己的，自己可以任意在上面创造着自己劳力的结



晶！多有意思呀！她亲自把种子播下去之后便天天盼望它的萌芽，抽叶。整天披散着剪下辫子的短发在园里跳跃着，小心地灌水，下肥料，拔去什草，除去害虫，看看这些又弄弄那些。她自己种了两畦落花生和一片山芋，把这些当成事业似的忙着。

有时在园里她一面工作着便一面和好说话的表弟谈讲，讲的多是关于外面的世界。她比他晓得多些，他很热心地疑问着，倾听着，而她是不倦地答着、讲着。

——我们的田园宣传家又要开讲了！……站在旁边的萍君一定笑了。

每回她都谈及他们过去的一切。她努力使表弟明白革命的意义，还叫他把已经明了了的转讲给他的同伴们。

——真有这样的道理呀！……为什么我们老没想起这些呀？……——听到理想的世界的实现，表弟会高兴得来跳跃着把畦里的植物践踏着了！

——这样的世界终要到来的！……而我们现在的路线就是要革命，要斗争！……——而她的热情便和表弟一同煽动起来了。

——而我们现在只找寻着时机！——说到眼前的环境她不得不愤慨起来，怅望着云山层叠的空间！

——时机一找到了时我们这村里也可以一同干起来的吧？——表弟的热情汹涌着！

——一定的！为什么不呢？劳苦群众都是革命的同志呀！

——那我们村里可以组织×××了，完全像你所说的干起来了！呀……！

——不过干起来于你们这半地主阶级是没有好处的呵！——萍君喜欢和表弟寻开心！



——为什么呢？我们自己虽然有田地，但我们不是受着官府们、城里的绅士们压迫的么？我们要通通打倒他们呀！……而且，为了我们的同伙呀，他们真是苦呢！……

——你真是未来的斗士呀！你看，我们定归要胜利的，这真理是谁都能领悟的，除了我们的敌人！……——她高兴的几乎想揽住鼓起眼睛的表弟！

她的热情是没有泯灭的，那不过蕴藏着罢了！她和表弟天天热情的盼找着时机，她怂恿他从几里外的邻乡辗转定订来了一些报纸、杂志。

蝉声逐渐在木棉树上弛缓下去，而终于熄灭了时，南国的秋风荡着嫩绿的新禾，漾起阵阵的碧波来了！这儿的气候特别暖热，现在虽是仲秋天气，但那高大的木棉和矮胖的榕树还是绿叶成荫的没有一些儿凋零衰败的样子。河沿和山谷依旧缀满茂草繁花，澄澈得可以见底的碧流只多映上一些摇曳的芦花的倒影。

可是秋的气息是宛如和盛夏不同的！人呼吸的是清爽幽凉的空气。在山野上，在山谷中，那澄碧的秋空是高旷得人的心脏都跟它一同展开了似的辽阔，天空里到处浮着村童们放起来的各式纸鸢，发出来悠徐的筝声，顺着秋风凄怨似的送进人的耳朵！

秋渐渐的深了，萧条的气象跟着渐渐黄起来的柑子一天比一天浓厚了。南国也有它的秋天的。

落花生已开过它金黄的花儿，山芋却红红的肥大着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她不得不离开它们，离开这秀丽的乡村；而同时是和亲密了几个月的他隔离了！像秋风吹散了一池萍儿般，两人要东飘西泊的散开了！

残秋结束了他们恋爱的美梦！

因为他生长 T 县，而又在那儿工作的一个叛徒，是绅



士们想要食肉寝皮的逆党！他的逃亡是他们老大的痛恨，他们定要得而甘心的！而统治者们现在也连成一气，他们施行了种种联防保甲的政策想来捞回一些漏网之鱼，没有斩草除根他们的统治努力是一天不能安稳的！

——这烦扰苛虐的政策看看快要施行到与世无争的姑母村中来了！

革命失败了，但他得到更可宝贵的她的爱情。满拟两人屏弃了一切而沉溺在这爱情里，隐居似的度着诗书田园的生涯，这清恬自适的生涯可以使他满足，没有别的什么追求了。

但仅仅这样的生涯也成了理想的乐园，现在是完了！欢娱将成过去的云烟，不得不离开爱着的她而走上茫茫的飘泊途径！他忍不住揽着她呜咽起来！

而她可没有什么伤感！她说这正是给两人以找寻时机的机缘，沉浸在这样的美梦里是很危险的，对于他们的事业。她安慰着他，十二分期望着两人此去能够碰到各人继续干下去的机会！她的大眼睛闪着希望的光辉！这光辉激动起来他前进的力量！

两人照着筹思的计划分开了。他到 C 州和上海找些友人亲戚；她呢，远的地方她是没有什么经验，没有一个认识的朋友的，她只好走到距离不远的 P 村，在那儿他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是当地的有力的人物，革命的同情者，他会为她设置生活的方法。

这别离一直继续到两年以后的现在。他流浪了一些地带，但他已鼓不起来过去的热情！到头在上海他投奔了有钱的表叔，得到优闲的职业！环境渐渐洗涤去他犹豫的信念，阶级意识决定了他的人生，他是沉浸到挽回不来的深渊里了！



(十)

现在只要追忆起那柔情缱绻的一切，那紧紧挽住了而在沉默中静味着自己颤动了的心灵的滋味，真太于把人撩动了呀！

他的红唇依然会浮着蜜似的温情，颤动着炙人的情焰！然而那内心燃烧着的革命的烈火却早已完全熄灭，有的只是一堆拨不出残烬来的死灰，维持两人间的要素是没有了！于是她明白了他们间的关系，各人都站在方向相反的两个极端，中间的距离是太远了！那可爱的影象已罩上模糊的浓雾，变成不可理解的东西了！

那迷人的睡姿只有一闪起来便跟了温馨的过去一同消灭！醒觉来后她依然是顽强的她！她应该蔑视那醉人的，没有生命的过去的爱情——不，不是爱情，只是两个渺小的灵魂所紧紧纠缠着的痴恋罢了，——而从这深潭中跳出。应该把胸中的热力追求着广大的、神圣的革命的愛情！

太阳已从东方升上来。他照耀着欢欣的光芒，炫夺人的眼睛！她从露台上跑回屋里去。

他还没有起身，自闹翻了之后他尽是苍白着可怜的面孔！昨晚上和几个无聊的友人好像到外面喝酒的样子，回来的时候叹着气流了不少的眼泪！这眼泪虽和解了她板起来的面孔，但总消灭不去她胸中的烈焰。

不想喊醒他，让他沉沉地找寻自己的醉梦吧！给时代遗弃了的人物她是无法子把他赶跑了去的，虽然这是从前的恋人，同志！她也没有闲情来愤恨他，痛悼他；她只耽心着五天了，一个星期了，而炳生何以老是没有找过她



一次？是他忘记了这急待援进的同伴呢，还是他碰到了别的不能抽身的事情？！

读着一册已经看了大半的书籍，但心神总是不能集中的常常从书中跳到别的什么上去！

抛了书籍跑到走栏，看看一群在地上玩耍的孩子；不时地转过头去望望马路上可有什么认得的行人，弄堂里有没有找着门牌号数的客人。

突然！有纪律的喊声隐隐地在耳际浮动起来！这声音散开就好像是几千万缕相似的啸声在里面颤动着，宛如繁音杂奏的交响乐！

这声音打动了她，它好像是从她那刻下在脑膜上的唱片里开唱出来的一样！为什么她感到那声音这样的熟识呢？那不是群众的呼声么？不是示威巡行的呼声么？……

她即刻记起来今天是×月×日，是个伟大的纪念日！三年以前的今天她正高擎了一面光明的旗帜，和群众们在T城的狭小弯曲的巷道上，热狂的号喊着，跳跃着哩！呀，多伟大呀！……这记忆激荡着她，兴奋起来了！但现在，在这儿，不是白色恐怖下帝国主义践踏着的地带么？难道勇敢的群众能够在这儿举行纪念的仪式么？这儿的同伙们已经组织成这样强有力的队伍么？……

那是自己的幻觉吧？但啸动的呼声是一阵比一阵越发清晰地送进她的耳膜、镌进她的心灵！那震荡着空气、刺破高高的蓝空！激越地，雄浑地送来了！

那蕴藏已久的烈焰现在在她的心头爆炸开来！血管里汹涌着急流的热血，灵魂快要飞越出这颤动的躯体般，强度的兴奋着！

再也没有踌躇，她流水似地泻下了几十级楼梯，冲向门外去了！娘姨从橱下跑出来替她把门关上，睁着惊异的



眼光一直送她出了弄堂！

穿过飞驰来去的人堆中找寻她的目的物，跟了怒潮起伏的吼声走去，转过了马路，在大的铁桥上，在眼前滚着一条闪耀着春日的光辉的，江流似的群众的队伍！

血红的，一别三年而现在像碰了爱人似的可爱的旗帜，在这江流上面被高高地撑起，迎着春日的和风，张开了翅膀般在群众头上飘展着！

—— 哟！……

披到颈上的乱发飞舞起来，大的眼睛闪射着无限的光芒，高举起两只臂膀，害了热病似的狂热她冲进整然进展的队伍怀中！

哗然的腾跃起来，好像几千百个被打进了过量的气体而同时爆破开来的球胆般，她的声音混进这样的喊声里了！！好像把两年以来闷积胸头的东西都吐出来混进这里面了！

从一位同伴的肋下抽来一束彩色的纸张，跳着把它向空中一掷！因风飘荡的纸张纷纷地散进行人的手上，袋中，也有些飞过了桥栏，飘下在河水上或舢集着的河旁小舟上。

喊着跳着，她越过许多同伴的身旁，冲进前面，现在已经跑进旗帜下面了，她歪仰起头儿，旗的阴影落在脸上，上面罩着晴朗的春天的蓝空！

群众的队伍向左转去，黑蚂蚁般的敌人们渐渐从各方麇集了来，整然的队伍分成断断续续的几个段落，但这好像一条虽被砍断，但还转动着的百足之虫，没有力量能够把它一时完全弄僵！

暴力渐渐压下来，斗争于是开始了！粗大的棍儿从各人的头上身上滚下，但粗大的拳头和怒跃的喊声却又把它